

体味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樊长远

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成功举办以来，我也忝居讲解员之列。因为专业所限，对其中多数展品，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古籍珍品，所知寥寥，所以只好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讲解时“避重就轻”。由于西域与中原地区古往今来就互通有无，交流实在太密切，可讲说的地方也是很不少的。比如文化交流就是展览所体现的主线之一，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个方面。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使人惊叹的是，其实早在商代时，中原和西域之间就存在着一条“玉石之路”——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6件和田玉制成的随葬玉器，即是明证。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详细描述了中西交通的地理信息和贸易信息，虽然颇具神话色彩，也可谓为文献足徵。到了唐代，诗人们还在慨叹“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可以想见先秦时人们往返玉石之路的艰辛。

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流的新纪元，汉廷于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不仅有丰富的中外物产，也有多彩的文明。中原悠久而成熟的文化逐渐渗透到西域地区。

展览展出了一件魏氏高昌时期写本《千字文》，《千字文》编定于南朝梁，是我国古代最为通行的蒙学教材之一，并屡经知名书法家书写，也是有名的习字范本。吐鲁番文书中有《千字文》写本就有七十余件，这些写本出现于西北边陲的魏氏高昌王国，可见其流传之广。唐写本古诗习字残片也是一个儿童习字范本，残片上抄了三首古诗，其一为不知名古佚诗，其二为隋岑德润《咏鱼诗》，其三则仅余残字。所抄古诗体现了南朝的文学风尚。可见南方文化从十六国时代就持续不断地通过青海道输入吐鲁番，并且风行一时。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所展出的十六国时期写本《论语》及《论语》郑氏注。《论语》自西汉起，就是童蒙读本，以后更成为公务员考试即科举考试用书，家弦户诵两千年，流传极广而久，但有名的大儒郑玄的注解却很早就亡佚了。幸而敦煌遗书中有《论语》郑注写本五十余号，吐鲁番文书中亦有残篇二十余件，经整理可得原书十之七八，发千载之覆，这是最令学术界兴奋的事。展览还展出了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洋海一号台地四号墓的十六国时期写本白文《论语》和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唐墓北凉时期经义《论语》对策残卷。由此可见《论语》一书十六国时期在高昌一带流传与修习的情形，可据以研究中古时期中原文化

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尝一脔足知一鼎，窥一斑可见全豹。从几件展品中就可以简单地了解一千、两千年以前西域地区的历史，可以了解茫茫戈壁、漫漫黄沙中为人所熟知的楼兰、高昌、敦煌等古城当日的文化繁荣。西域与中原这些不绝如缕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文化援疆的早期蓝本，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新的辉煌则有待于今日的努力。

